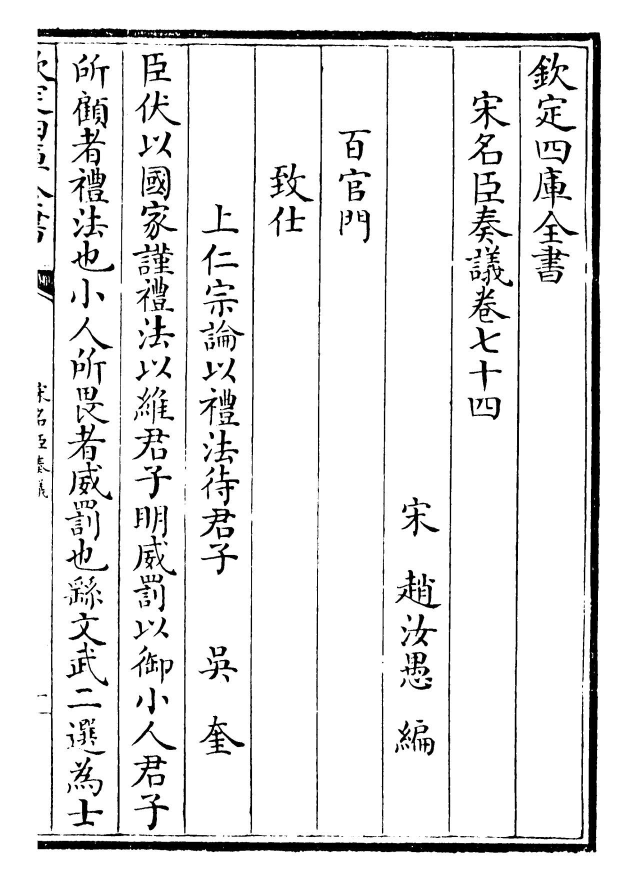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四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致仕

上仁宗論以禮法待君子　吳　奎

臣伏以國家謹禮法以維君子明威罰以御小人君子所顧者禮法也小人所畏者威罰也繇文武二選為士

大夫是皆君子之地也儻不以禮法待之即是廢名器而輕爵禄也七十而致仕載之禮經臣下引年而自陳分之常也君上推恩而固畱權之至也自三代以來雖衰微之世未有不謹斯禮以塞貪冒聳廉隅也近者光禄卿勾希仲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等並以年髙特與分司初欲風動羣倫而在位殊未有引去者乞早以臣前所奏施行皇祐三年四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許張昪程戡致仕　趙　瞻

臣伏聞國有大政必諮故老君所共事必任舊人是皆書傳據援歷代所尚至若田千秋乘小車入殿蔡義用兩吏持行斯漢史所最著者焉然於武昭之朝遇臣誠厚而若千秋及義則後世終不稱此爲賢蓋於進退之分有所闕然也陛下自即大位已再周星將相大臣無不獲禮如張昪程戡屢上章疏情皆懇到諫臣臺司亦嘗論列陛下皆未聽從此乃復見大漢之盛事矣然聖君之恩遇爲已厚矣二臣之誠禮爲已備矣天下臣子

亦莫不知之矣今機務浩繁邊防要重而陛下猶固留之非欲用之蓋欲用名位寵禄以榮之爾曩者㦲昇揚歷事任幸著聲迹帥府憲臺風望甚壯國家得人足備書録今乃於筋力衰朽之時當内外將相之任未即引退豈無虛曠使天下士大夫之論不以為是本欲榮之終為陷辱是陛下待賢者之意未深而爲老成之患非至也今之臣僚上書求去或亦聊塞物議未能盡是本心士論之疑誰可曉也然則陛下獨有推恩之美而㦲

昪難逃持禄之迹惟陛下全二臣始終之善辨天下指目之謗遂其勤請成其令名實亦戩昪之幸莫大於此

治平二年六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神宗乞致仕官給四分俸錢　　呂公著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既竭勤瘁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

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疲癃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於蠹政而害民故著令應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為監當然比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矣昔為守倅而今董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為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為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稟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

非貪吏及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若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凍餒是以雖廉潔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推其本則曰此皆無恥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恥之甚者莫不感抱恩德而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為甚過也或

曰令國用方匱不足吏禄豈宜有增臣竊以為今日所議正為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則其禄故未嘗絶如自此人多引去則令之去而受禄者乃向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足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瘝官之獘伏惟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先務伏乞詳酌施行熈寧二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神宗乞致仕　　范　鎮

臣請致仕已四上章歷日彌旬未聞報可緣臣所懷有可去者二不敢不陳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負二可去重之以多病早衰其可以已乎今有人言獻忠與獻佞孰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諫孰是必曰納諫是蘇軾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拒而不納必有獻佞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是壞人倫逆天理者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罷李

大臨罷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掊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以彼事理觀此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惟審思而熟計之朝廷所恃者賞罰而賞罰如此如天下何如宗廟社稷何至於言青苗則曰有效矣夫所謂見效者豈非歲得緡錢數十百萬乎數十百萬者非出於天

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民出之而不已則數歲之後將如之何民猶魚也財猶水也水深則魚活財裕則民有生意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欲竭其水也今之官但能多散青苗急其期會者則有自知縣擢為轉運判官擢為提點刑獄急進僥倖之人豈復顧陛下百姓乎但知趨賞爾臣恐陛下百姓相濡於涸轍中矣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職獻替此時而無一言

則負陛下多矣臣知言入必觸大臣怒則罪在不測雖然臣嘗以忠事仁皇帝仁皇帝不賜之死才聽解言職而已以禮事英皇帝英皇帝不加之罪才令補畿郡而已不以所事二帝之心而事陛下是臣自棄於世也臣為此章欲上而中止者數矣旣而自謂曰今而後歸伏田閭雖有忠言嘉謀不復得聞朝廷矣所以上之決然不疑惟陛下裁赦乞早賜除臣一致仕熙寧三年十二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神宗乞致仕　　呂誨

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有實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秪憚偏僻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柰何雖臣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逃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熙寧四年五月上時王安石方用事更變祖宗法度誨屢諫不從病中上此奏蓋以身疾喻朝政也後七日誨卒

上神宗論舊臣多求退　　楊繪

臣竊見唐尚書左丞孔戣年及七十致仕得請韓愈上疏言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高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優賢貴老之道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及引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臣竊謂孔戣年已七十致仕得請愈猶以老成可惜而留之則近日老舊之臣年未及七十而堅求休退者

已聽數人矣范鎮始六十有三而致仕吕誨約六十而致仕歐陽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被劾後歸養疾司馬光王陶始踰五十雖皆未致仕而得閑散地雖彼數臣自以知止足為高節臣所疑何獨近來高者之多乎唐大中時吏部侍郎孔温業求外遷宰相白敏中謂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彼白敏中一庸相也尚能以賢人不樂居朝自警而況陛下以大聖之資孜孜求治而老舊之臣相繼有不待年

而求去者乎老者退而少者進舊者遠而新者衆得不儆軫於聖懷哉但恐訪於偏辭者則曰彼皆姦邪之人畏陛下之神明而遠遁矣否則曰彼皆沮止新法者今新法既已便故皆羞愧而退矣臣願勿信於偏而少加警於聖慮則天下幸甚矣為國任臣之道惟其用之當而已故無老少舊新之分也然而老而舊者常過於重謹而難以與變法少而新者常喜於進取而易以與作事臣以為二者之說宜參取之乃得其當若取之偏則

少而新者可與圖其始之利而不肯慮其終之害老而舊者能防其終之弊而不肯謀其始之變若能用易於作事者俾圖其始之利而裁之聽難於變法者俾慮其終之害而防之則事得其宜矣古有云老者之知少者之決此之謂矣竊恐少而新者言其利則易從老而舊者言其害則難入而或有利十而害百者但聞其利不復聞其害焉民或被其害而無由上達矣熙寧四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蔭補

上仁宗乞定文武蔭子弟人數

孫沔

臣伏覩國朝自景德祥符間屢行大禮旁流慶澤凡文資自帶職員外郎武職自諸司副使已上每遇南郊及知雜御史已上逐年聖節並許奏蔭子孫弟姪雖推恩至深而永式未立今臣寮之家皇親母后外族皆得奏薦略無定數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不限才愚繄居禄仕未離襁褓已列簪紳或自田畝而來或從市

幷而起官常之位已著而僕隸之態猶存是則將國家有數之品名給人臣無厭之私恵故使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修藝業俾之從政只以害民若不急為更張已見積成弊倖欲乞今後帶職員外郎正郎只許蔭叙一名子弟少卿給諌二人丞郎三人尚書四人僕射已上五人致仕及物故各更與一名武職等次比類官品皇親母后之族及兩府大臣亦乞約立人數用分等級臣叨司遺事合舉大綱伏望聖慈特差近上臣寮定其久

制以為萬世之法慶歷元年上時為右正言

上仁宗乞臣寮奏蔭親屬以年月逺近為限

何郯

臣伏見朝廷以文武官入流無限審官三班院流内銓皆除注不行故甞詔羣臣博講利害以求省官之榮今選人改官巳增立年考胥史出職又議塞他岐唯貴勢奏薦子弟不加裁損則除弊之源有所未盡臣檢會文武臣寮奏薦親屬條制文臣自御史知雜巳上武臣自

閤門使已上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親屬一人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三司判官開封府判官推官郎中至帶館職員外郎諸司使至副使遇郊禋得奏親屬一人揔計員數上自公卿下至庶官子弟以蔭得官及他横恩每三年為率不減千餘人舊制須以服紀親疎等降推恩然未立年月遠近為限所以恩例頻數臣寮蔭補近親外多及踈屬遂致入仕之門不知紀極漢法保任唐制資蔭本止及子孫他親無預又不著為常例今本朝沛

恩至廣人臣多繼世不絕恩固甚厚然事久則弊亦當
改張以救其失臣欲乞今後文武臣寮官序合每歲遇
乾元節得奏薦親屬之人除子孫依舊外朞親候遇郊
禋許奏一人其餘親屬再遇郊禋許奏一人其官序每
遇郊禋得奏薦親屬之人除子孫依舊外朞親候再遇
郊禋許奏一人其餘親屬候三次遇郊禋許奏一人如
此等級裁減一年内可省入官數十人積年而計所省
漸多則仕路之冗不澄汰而自清矣朝廷向來巳曾更

改資蔭條制然而親子孫亦以限年釐革是致人心怨嗟遂即復故臣今所請以奏薦親疎為等降皆緣人情蓋人情於近親則恩甚厚於疎屬則恩漸薄今既許近親依舊制其疎屬止以年月遠近為限不盡隔絕酌於衆心計亦無怨唯聖明斷而行之則官濫之源庶或可塞其邊臣及路分合得恩例即乞依舊如許施行仍乞候過今秋大享後為始（皇祐八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論蔭補旁親之濫　范鎮

臣謹按唐制五品以上廕孫三品以上廕曾孫而無廕兄弟叔姪之文今文官自知雜御史以上歳奏一人自帶職員外郎以上三歳奏一人武官自横行以上歳奏一人自諸司副使以上三歳奏一人又無兄弟叔姪曾孫之品限而旁及疎從所以入流寖廣仕路益雜臣欲乞見任兩府聽廕兄弟叔姪見任學士正任團練使以上比唐三品得廕曾孫知雜御史正刺史以上比唐五品得廕孫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以上專得廕子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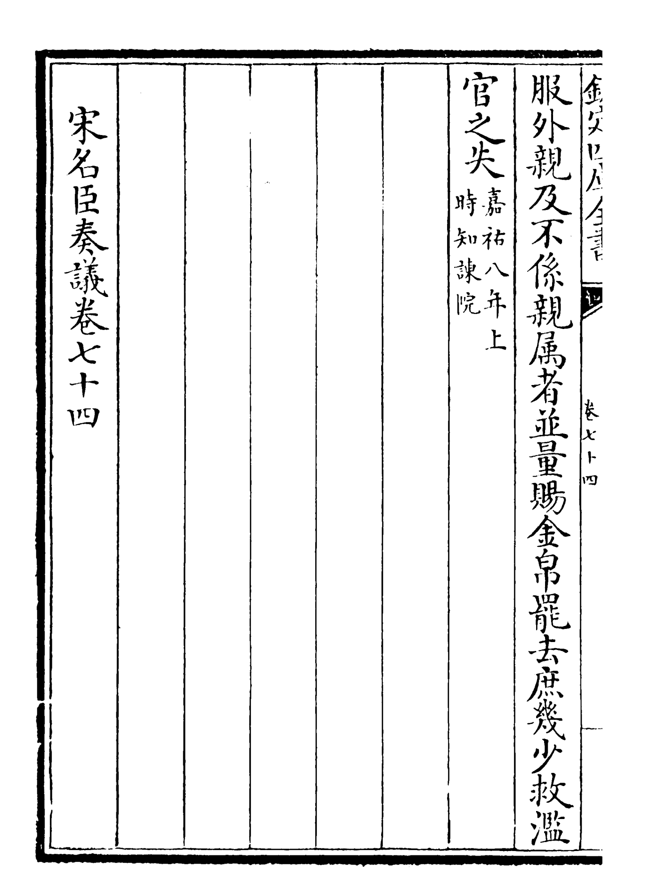
叔姪降曾孫一等曾孫降孫一等孫降子一等又歲奏一人與三歲奏一人自有京官試御齋郎之別武官亦如此欲乞歲奏一人者亦令三歲奏一人於所得官上遞加一等或二等以優異之若得奉禮郎大祝者與大理評事諸寺監丞之類議者若曰令自學士而下捨兄弟叔姪而專任子孫非所以廣親愛之道臣竊以爲不然兄弟叔姪於公則刑不相及於私則財不相及著令因官置到資產不及兄弟叔姪至於朝廷爵賞則輕加之爲不可也臣欲乞除品合得蔭外朝廷必欲

徇其私愛加恵旁宗且令依舊奏補無使入流如有才藝自隨科目貢舉課試中科目者比類白身人優與推恩其無子孫者特聽奏旁親一人入流如此則下不失私親之愛上無冗官濫賞之弊嘉祐元年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罷進奏補外親　司馬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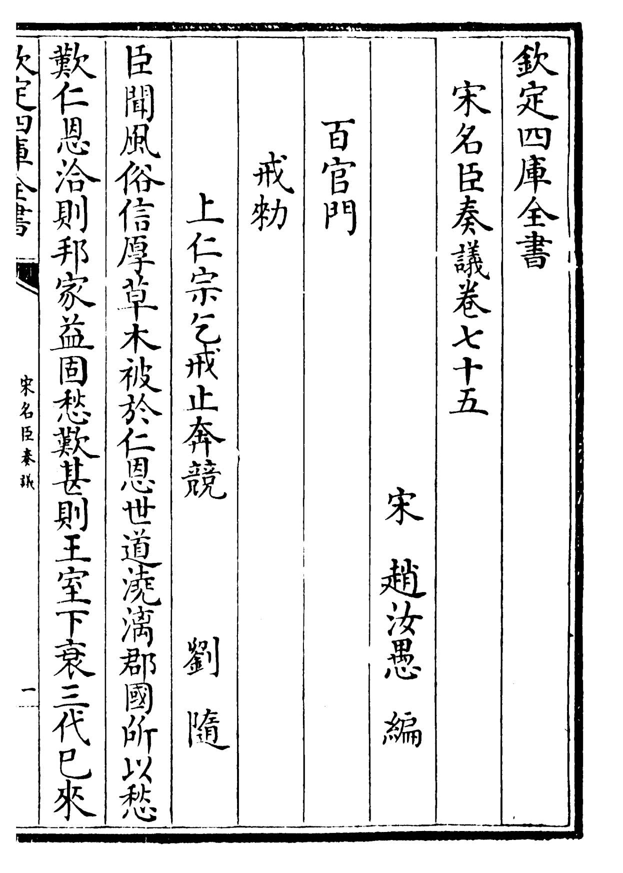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應

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禄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為太濫況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别定條例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奏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入仕之人向來減省蔭奏委為虛設令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奏人若係五服内親者或乞等授一官其五



服外親及不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嘉祐八年上時知諫院）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四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五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戒勑

上仁宗乞戒止奔競　劉隨

臣聞風俗信厚草木被於仁恩世道澆漓郡國所以愁歎仁恩洽則邦家益固愁歎甚則王室下衰三代巳來

理亂之政布在經史垂誡後王是故歷代聖君因時立制治於未亂安於未危其術何也在乎法令必行賞罰公當止塞僥求之路興行禮遜之風如此則忠賢得以盡誠姦佞無由妄進百司舉職列郡向方徇公滅私天下無事自古稱垂拱而治者用此道也伏以皇帝御歷三后繼明建不拔之洪基張率仁之景化兩宮臨御萬國歡康禮重大臣延納端士欽恤庶獄儉約豐財小大必親上下無壅此皆上古帝王之能事也近年文武之

列內外庶官則有志務僥求公行請託對見旒扆或洒涕以期恩勞効纖微或自矜而無愧或苟且進用或規避遠官或干犯有司違之則動生謗議或唐突執政違之則頗扇是非即有寄任藩宣位望崇重或表章不遜或奏請無厭況於無事之時尚懷悖慢若當要用之際寧盡公忠至於按察之司宴安頋望以容姦為大體以舉職為近名以巧詐為俊賢以恬退為愚拙以至貪殘之吏黷於貨財老疾之徒罔知止足務進者都忘於廉

恥營私者不顧於典刑雖教導以彌勤而奔競之猶甚若無約束寖壞紀綱慮傷忠厚之風殊非國家之利伏望特頒明詔徧示臣寮俾知戒懼之心共贊興隆之運苟無悛改當遂奏陳實彼簡書用肅有位天聖九年十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乞戒飭臣寮不和　歐陽修

臣伏覩方今敵國外强公私内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

臣寮未能為國家遠慮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寛聖懐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列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譽傳布道塗飾已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説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自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聖聰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兹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以小

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筭以康時艱慶歷三年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

歐陽修

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不言伏以陛

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大小無不知者竊恐此詩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為論列以杜姦譏況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

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换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當身事今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才智之臣無由展効亦恐忠義之士自兹解體臣思作詩者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𦍒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吕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只喧然務騰讒口

欲惑君聽欲沮奸人不早絶之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揺惑羣情若不止之則陛下今後無以使人忠臣無由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啓其漸則扇惑群小動揺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賜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訐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

行朝典所貴禁止譏巧保全善人慶歷三年時知諫院

上哲宗乞復賜臣寮儒行中庸及文武七條

文彦博

臣伏覩先朝賜臣寮儒行中庸篇及文武臣七條所以激勵士大夫修飭行檢及中外臣寮謹奉官箴其出外任者朝辭日各賜一本仍令閤門丁寧宣諭凡在臣下靡不恭受而奉行慶歷中先朝以久罷賜七條儒行中庸篇嘗降詔書中明然而後來臣寮久不受賜無所警

策至有士行不修進取無恥官守失職苟簡無功臣欲乞舉行此法依例於朝辭日閤門給賜及宣諭戒勵之臣愚以謂崇奬士類鎮靜風俗激勸官吏恪守忠廉斯乃為治之大本循致太平之道故敢竭此區區上干宸聽庶裨聖政伏乞付外施行

貼黄臣昔任河東路轉運使每廵按部下州縣守令聽事屏風並無書寫七條雖間有刻石者亦無幾又文字細暗難以朝夕披閲用為訓戒元祐三年上時

為平章軍

國重事

辭免

上英宗乞罷樞密使　富弼

臣妻妾晏氏於今月九日入内澆奠仁宗皇帝及奉慰

皇帝皇太后伏蒙聖慈宣赴御座前問臣所患次第仍

令説與臣者晏氏至家以陛下宣問之語盡説向臣愚

夫愚婦相對感泣所蒙問臣肌體因甚不大瘦弱伏緣

臣所患只為元初左脛瘡口徑方七八寸走失氣血極

多至今此一支自胯股下至膝腕酸軟無力即於臟腑
苦無相干所以肌體不至大段羸瘦然比來請假以前
飲食減半蓋由端坐絶少運動所致也又問臣因甚不
只在京將息須乞出外伏緣臣在假半年以上已是大
段多時又相度得所患全無減退向去朝參卒未有期
久占重位密院闕人幹當事體不便臣心不自安所以
乞一閑郡養疾所貴不妨朝廷别差人密院供職兼為
臣年命見在一倒射運中據術者云是甲辰年正月生

目下大運到壬申壬來射甲事屬不順故謂之倒射倒射者為災至深甲本主禄於法合射却禄位所以須着罷權減禄方可應得天災即災禍有所減夫天災者是天降譴怒也今若不顧天怒並無恐懼之心依舊執大權請厚禄揚揚然出入朝廷日在帝王左右奉行天下賞罰則天須增其譴怒臣必死矣臣實則懼天怒恐遂死滅是故以此血懇上告君父欲乞暫罷極職出守一郡權位俸都且減削則上天知臣有畏天之心肯捨重

權厚禄其倒射災禍雖不能全免或不致於死滅所以切告陛下欲乞一郡者只為此也又問臣若是臣寮有災便要迴避帝王有災不知甚處迴避此益足以見陛下眷臣至厚留臣至切之意也臣將何以報如此恩德然禮曰儗人必於其倫帝王與臣下不是倫類不可比儗況又聖凡絶然不同豈可同日而語哉大抵臣下有災為官者須是罷權位減俸禄退就閑散之地即災患稍息矣無禄者須是謹身省事杜門不出畏懼官方條法

即刑禍亦輕矣惟帝王所具之福與天地等然亦不能
無災若有災眚動於天下及宗廟社稷尤須恐懼修省
上畏天命小心翼翼兢兢業業求民間疾苦罷宫禁奢
侈以至減珍膳撤聲色身衣素服不御正殿此乃帝王
迴避災譴之道也茍或以天子自尊傲忽天命但極已
欲不邺人事謂神道至幽而不足信謂天災難考而不
足憂積累凶災直至成禍而天不降祐人不歸心則大
事去矣其甚者以至流離播越覆亡宗社天下四海遂

屬他姓以此觀之與夫臣下一身之災一命之殞規規屑屑其大小豈不甚異乎又問云賜此物去充醫藥之費因甚須更辭遜臣前來蘇利涉陳承禮傳宣回時已曾各具手劄子極陳愚懇今更不敢重疊布敘恐煩聖聽大抵只是為私家閑居並無分毫勤劾坐受厚賜於臣實是不安又絶無使用之處所以不敢承領屢煩君父之命實知死罪不是飾遜掠取虛名今既丁寧戒諭更不敢避謹已祗受上感聖恩其前後陳乞情理更望

陛下稍迴天造略賜矜察臣的是憂死須至懇告聖慈乞與臣殘喘一二年間或得不死却再受陛下馳策亦不為晚臣因上荅聖問不免喋喋哀鳴披瀝嘉祐八年四月上時為檢校太師樞密使

上神宗叙述前後辭免恩命以辯讒謗

富弼

臣有不合自陳而須至冒犯誅戮陳於冕旒之前者蓋事不獲已也伏望聖慈寛其罪戾使得畢其誠不勝大

幸臣近日方知有人聞於陛下曰富某本無病乃託疾避事又曰所患已愈必不復起自謂仁宗舊相不欲更在朝廷其辭意痛害深切大抵云云皆此類也事是臣傳聞未知虛的假使的然有之臣仰認陛下知臣之深終必不信然臣倉皇恐駭自無容措之地或對案不食或通夕不寐不知身世之所在此讒者固亦無他只因臣久患足膝累辭陛下恩寵不喜臣者緣而造作謗毀必欲陷臣於不測之罪也臣之有病無病及所患愈與未

愈累曾披瀝更不敘述今直具臣歷事三朝垂四十載前後皆有避恩辭寵之迹不只今日輙敢昧死陳露上煩天聽此所謂合自陳而須至陳之蓋不獲已者也臣於仁宗天聖末初忝名第自絳州通判回召試館職臣以不善作賦尋會免試只求外任朝廷特令試以策論自後登制科人遂以為例慶歷二年契丹以嫚書遣使欲復關南舊地朝廷差臣報聘臣具時初知制誥兩次於北界往來其契丹自要割地朝廷自許和親二事皆

行罷議只添歲與之物還時朝廷便議行賞臣累會面告仁宗臣昨奉使只為邊防久廢武備是致於敵帳前不敢以死力爭深恐激起干戈朝廷全無枝梧大成邊患遂且量增金帛以為疑兵之計爾即未是久長之策臣不足為功乞不行賞臣若受賞乃是臣安穩朝廷之心他日契丹復有渝盟必誤國家大計是因臣受賞而致也惟望朝廷急修武備急選將帥俟其有隙因而弔伐以雪今日邀盟之恥仁宗不納須欲與臣推恩初授

臣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累表辭之不數月又授臣翰林學士亦累表辭之其時已有數人近侍臣寮妄指他事譏臣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次年三月中又與賈昌朝並命昌朝以館伴授參知政事臣以奉使授樞密副使臣又力持前說累章懇辭而罷至七月再授臣樞密副使臣更不曾上章直携所降綸誥上殿又敘前懇面辭仁宗從之遣中使送綸誥於中書而罷臣恐思命未已因累乞外任不允八月中復授臣樞密副使臣亦

欲携綸誥上殿面懇是日適會西人朝辭已班於紫宸殿仁宗尚坐垂拱急傳宣云只候卿入密院班即駕過紫宸累遣都知御藥院及諸中使督迫推擁臣為紫宸立班多時及久滯聖駕不得已且赴密院班方俟西人辭訖退班再求上殿求免傳宣不許遂徑詣中書復陳除授未便之理宰相章得象晏殊謂臣曰曾看綸誥否臣對以既不敢受此恩命即綸誥亦未敢觀覽得象等復曰前日進入勑誥上次日臨朝傳宣諭得象等曰富

其堅不肯以奉使為功云恐久遠誤事今來誥詞中尚說奉使必又不受不如更不敘此一節但只作朝廷特命必然難辭今誥中已落下奉使一事但請覲之臣退而展讀誠如得象等所說臣知必不可辭遂勉而受之然自此讒言愈起日甚一日其所讒者盡是竊弄威權惑亂朝廷謂臣欲謀廢立以至使其黨學臣等三兩人所書字體偽寫作臣等往復簡帖商量廢立之事又别使人繳進此所以取仁宗必信之謀也臣其時恐懼如

坐燃薪之上自亦不敢安於其位若使求退必亦不許
遂與參知政事范仲淹竊議云吾輩上為朝廷盡忠竭
節而為羣讒陷害如此深切未顧一身性命各且保取
家族但求得一事出去避此謗陷他輩得進則自然稍
息仲淹深以為然臣即因保州軍亂乃堅乞得河北宣
撫仲淹亦得宣撫河東陜西兩路遂各且出使約數月
果然仲淹就知邠州臣就差知鄆州兼西路安撫使相
次會臣一相識秘閣校理石介病死於兖州又有人讒

臣怨望朝廷石介詐死却是富某密使入北敵結連起兵富某欲以安撫司一路兵應之則朝廷危即日遂罷臣安撫使在鄆州逾二年移臣知青州亦兼東路安撫使讒者自知北兵無驗又别讒臣云北敵結連不起富某却遣石介往登萊州結連金坑無賴凶惡數萬人欲舉兵為亂朝廷以至累遣本路監司相度擬發石介墓以覩其死之虛的兼當時所遣之官至今猶有在者所造終無成而罷久之河北水災其流民盡來京東界内

臣青州安撫部下尤多朝廷以臣粗曾安邺遂以為勞
尋授臣禮部侍郎臣以此事是安撫使本職累上章辭
懇不拜不久齊州兩營禁兵謀叛欲應貝州城下有閑
路密來告臣且云竊發有日其時適會一中使張從訓
來青州幹當臣以事急遂權牒本官及密牒齊州尋皆
捕獲推究斬配百人朝廷又以為勞再授臣禮部侍郎
臣復用前懇累上章不拜在中書為首相丁母憂歸西
京持服仁宗五遣中貴人及御藥院使臣詔臣起復臣

每次瀝懇拜章願滿三年之制終免起復之行英宗朝臣作樞密使以足疾假滿求解樞職凡二十餘章始遂所請乃除授右僕射使相判河陽臣以恩澤太厚又上八章方只減罷僕射而使相依舊洎至河陽踰年陛下已即位臣又累表乞免相伏蒙聖慈曲賜允許又蒙兩次授臣集禧觀使欲令且在左右陛下此意於臣尤為優絶臣以久病及事體未便瀝懇辭免皆蒙矜允各許歸藩此以上所陳辭避三朝恩寵並是辭而得允者方

敢叙述其不得允者即更不敢備載今朝廷諸司盡有當時行遣照據臣私家亦有當時所上章表粗存不敢輙有一語妄以增損上惑天聽也陛下試觀臣上項所陳乃見臣前後重疊辭免官職自有本末不獨只於陛下今日意外狂狷而屢有辭避煩瀆聖明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臣至為庸淺本亦好富貴喜功名其如事有無可奈何而須當辭者遂辭之即不是樂處貧賤而甘在人下也所以前後辭免恩命不是無名盖各有所謂

皆出於無可奈何或以己所不能而辭或以吏事理不便恐誤國家大計而辭或避讒解禍以出使為名而辭或以幹本職公事不足為勞而辭或以丁憂去官不當起復而辭或以久病在告不能供職而辭或以恩澤太厚而辭或以病守閑郡不敢坐享高官厚禄而辭或以所患未能趨朝及於事體未安而辭皆出於無可奈何而必當辭之也在中外之人則謂臣所辭皆以為允其如不喜臣者盡以為非又恐臣粗得虛名異時復用

所以常自有心及使其朋類依約影響架造讒謗大則欲臣陷於死禍小則欲臣永廢不用臣每靜思生平未甞有一事傷人之雠立朝唯務包容含忍且欲共成國家之務而讒人所以不容臣者無他只是忌前好勝不欲臣有寸長片善在已之上又臣為相日憸佞險惡小人多不得進以此臣所以常被陷害而側目相視也臣每觀書傳見從古以來君臣之間無不患讒人之為患也尚書舜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注謂驚動我衆人

也毛詩采葛篇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注謂臣下懼讒
一日不見君如三年也又采苓篇曰舍旃舍旃苟亦無
然注謂為善者謗訕之人欲使捨而貶退也又青蠅篇
曰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注謂蠅之為
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讒人變亂善惡也又巷伯篇
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注謂曰北
方沍寒而不毛跳謂欲凍死之也又曰有北不受投畀
有昊注謂欲昊天制其罪也又十月篇曰無罪無辜讒

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外又有浸潤媒孽翕訿交鬬鑠金銷骨投杼掇蜂如此等語極多不可悉數以至周孔大聖荀孟大賢尚不能免臣本何人而望免夫讒舌謗口之毀不亦難乎所頼者三朝聖人察臣愚短本無他腸力賜主張而保全之也在陛下垂眷老臣尤為深篤臣所恨病患未能便就死地上報聖恩萬分之一近日又蒙聖慈専遣中使押賜國醫診視調理恩寵轉厚自此臣恐不喜者愈生憎嫉

而讒譖益至也雖陛下天縱明聖洞見忠邪老病孤危之臣必保首領其如臣心自不安寧恐以憂死與其驚憂而死不若死於國事又縁未能捨杖亦未免用人扶策行步拜起尚甚艱梗所以未敢受京師差遣如觀使者以此故也若陛下且欲驅策即乞一近下路分扶病宣力所貴在外任出處自便管事之餘不妨將養衰體也昔孫臏刖足猶立戰功葛亮輿尸尚能走敵臣之才力固不逮二子然且當竭盡駑蹇以免避事之謗爾俟

臣疾體平復路分中或無敗事即別聽陛下任使亦未為晩犬馬之懇惟聖情裁照熈寧元年十一月上時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汝州

上神宗辭免樞密副使　司馬光

臣前者兩曾辭免樞密副使未奉俞旨竊慮區區之誠未能上達須至詳悉復有奏陳臣聞人之材性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後授官審能然後授事是以官不曠而事無敗也臣幸生承平之時家世為儒臣自髫齓至於弱冠杜門讀書不交人事仕宦以來多在京師少歷

外任故於錢穀刑獄繁劇之務皆不能為況於軍旅固所不習獨於解經述史及以愚直補過拾遺不避怨怒則庶幾萬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際辭所不能而不辭其所能向者除開封府推官以繁劇曾辭後除修起居注知制誥翰林學士以文采不工曾辭除龍圖閣直學士以久在諫職無效曾辭再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言事未了曾辭除史館修撰以方修資治通鑑恐朝廷修國史難以兩處供職曾辭自餘除國子監

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集賢校理直秘閣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知諫院權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職除書始下臣即時受命未甞輙辭所以然者自度駑鈍可以策勵不至曠敗故也天下之人見臣屢辭恩命或以為不慕榮貴或以為飾詐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幼習詩賦論策應舉就試每三年一次投狀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耶臣若陰有營求陽為辭避乃可謂之飾詐邀名陛下察臣何甞如此豈飾

詐邀名者邪臣之愚心正欲辭所不能而已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傑之士不可輕處豈臣愚淺下才所能堪稱或遇國家大事參陪末議有毫釐之差使陛下有旰食之憂以累知人之哲臣雖伏斧鑕不足塞責加之素有目疾不能遠視近日以來頗多健忘居常供職猶懼廢闕況以衰病當茲重任是用披肝瀝膽昧冒上陳違犯詔旨至于再三觸法抵罪不自知覺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依臣前奏追還新恩俾守舊職

熙寧三年二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神宗辭免樞密副使恩命（五狀係第）

司馬光

臣伏以陛下聖恩無窮愚臣辭避不已盡下之德愈盛慢上之罪愈深夙夜惶失圖無地自處臣竊惟陛下今兹不次用臣必以識慮為小有可采臣亦以受陛下非常之知不可以全無報效是以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幹當常平廣惠倉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勝於用臣為兩府臣若得此言果行勝於居兩府之位儻

或所言皆無可采臣猶何顔敢當重任伏望聖慈矜察更不復遣使臣宣召追還樞密副使恩命庶使賤臣差獲自安

貼黄李舜舉傳聖旨諭臣以樞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更引他事為辭臣今若已授樞密副使勑告即誠如聖旨不敢更言職外之事今未授恩命猶是侍從之臣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者所以區區僉進小忠庶幾少裨聖政之萬一況所言

二事並是去年已曾上言以其無效所以不敢當今日新恩非為侵官乞聖明裁察兼臣又膝下見患一瘡有妨拜起入見未得伏望聖慈更不差使臣宣召臣只候膝瘡稍愈自乞入見面奏懇誠熙寧三年二月上

上神宗辭免樞密副使恩命係第六狀

司馬光

臣伏准斡當御藥院方傳宣撫問兼問臣取幾日入見

令早入者聖恩深厚不忘微賤存恤勤至臣螻蟻之命無足報塞惶恐無措伏念臣即今膝瘡雖稍減可尚未全愈有妨拜起未知可以入見之日不獨如此兼為臣近曾上䟽言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常平廣惠倉使者未聞朝廷少賜采録但聞條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錢愈急中外人情愈遑遑不安臣當此際獨以何心敢當高位故寧被嚴譴未敢輙出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參酌下情與衆同欲是以

事無不當令無不行未甞有四海之内卿士大夫農商工賈異口同辭咸以為非獨信二三人之偏見而能成功致治者也伏望陛下出臣近所上疏宣示中外臣庶使共決是非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若臣言果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還樞密副使勑告治臣妄言及違慢之罪明正刑書庶使是非不至混淆微臣進退有地不為天下之所疑怪熙寧三年二月上是時王安石用事方行新法光有此除命以爭論不從固辭不拜内一疏多論新法見新法門

上神宗辭直舍人院天章閣侍講

陳襄

臣今月十三日延和殿侍立又蒙内臣傳宣召臣面諭聖旨令臣受命臣雖再三辭避不蒙俞允又以侍講之命前來已降御批宣諭責臣以經義之益亦令勿辭臣雖至愚上荷聖恩之厚惶恐之際難以固違退而思之終是義理未安不敢祇受故臣區區之誠尚有未盡者不避罪戮須至再煩天聽惟陛下俯加察允則愚臣幸

甚臣聞之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非以為利也夫所謂義者食其食而憂其事不以一身之所利而忘天下之所患道之行也言之從也雖禄之以萬鍾而不辭道之不行也言之不從也則致為臣而去此古人之所以去就也今也中國一君内外莫非其臣捨乎是則夷狄之國無可去之義矣故其道之不行言之不用烏乎必也辭尊以居卑辭富以居貧辭内以居外如斯而已矣則是臣今日之去就固可知矣向者臣得待罪於憲司不能

諫正朝廷之失同時言事之臣皆被竄逐而臣獨留而不去固已得罪於古人矣方斯時也惟其辭大以就小辭富以居貧豈宜更冒恩榮不度於義自聞除目之下寵數便蕃中外聞之莫不驚駭皆謂臣之顧惜利禄言事依違善承人主之意有以得之事雖不然顧其迹爲得使人不疑至此哉故口言之心不存之則人不信心存之身不行之則人不服此臣今日之去就正在乎力行於身而求合於義也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

此臣之謂也况夫典誥之文所以宣布王命勸講經籍之義所以開悟聖心今也言不足以見用於前身不足以為法於後且欲望其號令孚天下而道義信人主其可得哉故臣之所以不敢承命者此也所有前件勑三道並未敢祗受伏望聖慈早賜追寢熙寧三年五月上時修起居注先是襄為御史知雜嘗論新法不便及斥王安石呂惠卿等同時言者劉述等皆逐而襄獨邅故力辭上又手詔留之曰朕素嘉卿經術行義深惜遠去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釋所願今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還所來章宜急就職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六至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吴裕德

謄録舉人臣蔣傳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六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朋黨

上仁宗論公論朋黨繫於上意

尹 洙

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

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脩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用又慶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憲者任之而不能終爾以陛下知臣之明脩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既甍文皇親為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遂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間言一入則存歿之恩不終臣未嘗不感憤歎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之任之為易終之實難可不慮哉屬聞歐

陽脩領使河北臣以邊任之重故不復以內外為疑今又聞蔡襄出知福州未審襄以親自請為以過斥若以過斥豈當進其官秩若以親請則襄在京師不三四年已再省其親士大夫去遠方而仕京師者孰不思其親豈獨襄得遂其私恩哉則襄之不當出明矣陛下優容諫臣在唐文皇上脩等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為未能少及於魏元成則閭毀之言不必待其歿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終之之甚難則天

下幸甚然臣愛脩等之賢故惜其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陛下待脩未改於初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恩遇已移則臣負朋黨之責矣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疎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疎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則公論之

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為陛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采此又臣之深憲也惟聖明裁察焉

慶歷四年十一月上時知潞州初吕夷簡罷相夏竦受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脩等為諫官石介作慶歷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姦蓋斥夏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等皆脩素所厚善脩言事略不以形迹顧避竦因與其黨造黨論目衍仲淹及脩為黨人脩乃作朋黨論上之其言明切深得古今黨論之要其詞云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

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

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為聦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上仁宗乞别白朋黨　　韓琦

臣竊聞已降詔書申誡朋黨此蓋陛下恢善治勸薄俗之深意也臣輒有管穴之見少思開助聖明竊以自古

迄今人臣在朝有忠賢有姦邪有好公之人有挾私之黨既為性之不同則各以類而相附大凡忠賢與好公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公其是非蓋是者言是非者言非唯在於公故政化可興而邦家是頼此乃善者以類而進不可謂朋黨若姦邪與挾私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私其是非蓋是者言非非者言是唯在於私致使白黑不分而上蔽主聽者真所謂朋黨也在聖君審而察之決而行之若有此等朋黨必望陛下重加貶責

不可務寛俾其忠賢與好公之人以類而進姦邪與挾私之人以黨而退則朝廷清明朋黨自息也若但行詔諭未賜别白臣恐天下搢紳自今而後欲建一善事稱一善人必再三思之曰得無渉朋黨之迹乎則中道而止矣縱有忠義之人不顧形迹建一善事稱一善人若惡之者譛於上曰此朋黨之為耳則善事與善人皆廢而不用矣惟陛下熟察而必行之天下幸甚慶歴四年十二月上

時為樞密副使陜西宣撫使

上仁宗論小人欲害忠賢必指為朋黨

歐陽脩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顔唯頼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説不逺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

朋黨欲動揺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有指以爲黨則可以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揺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非有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皆爭稱

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修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寛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

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為彰著陛下素已知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辭至五六陛下

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辭懇辭之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其遜避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遜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陳數事仲淹老練世事

必知凡事難遽更張故其所陳志雖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與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更無推避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敵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

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
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
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緣山傍
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
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
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
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
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

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内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
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
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絶羣
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敵交
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
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
召入諫院十月之内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
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

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

陛下擇之慶歷五年二月上時為河北都轉運使

上仁宗論彼此立則朋黨分　張方平

臣觀古今治亂之變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況近司輔臣股肱同體協恭和衷豈容乖異竊聞中書奏事爭辨御前連日紛譁中外喧駭其於事理必有曲直伏以中書政本其所擬議即為命令無作好惡是謂皇極各詢所

執何以遏治歴代敗亂之兆皆由朝廷立彼此之論而已彼此立則朋黨分朋黨分則勝負生勝負生則攻奪作攻奪作則敗亂之所以起臣願聖心深鑒於此縁中書議論之事頗客外傳不審不敢以為言故陳理亂大體而已慶歴六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進歐陽脩朋黨論　范純仁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也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

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誇耀於世又讀唐實録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甞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今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之漢唐之末舉朝皆小人也而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矣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

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於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唯指以朋黨耳故其親戚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唯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

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在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唯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而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欲奪國而予

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説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臣聞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陛下臨御之初舉用二三正人而天下悅服蓋有泰卦拔茅連茹彙征之象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則陛下得以裁成天下之化而太平可致也近日頗有匪人架造謗言毀黷良善始以疑似之事玷汚一二忠臣漸興朋黨之名將以盡逐善類若

陛下辨之不早必致邪正難分眩陛下知人之明失陛下求治之意浸成遯卦否卦之象則是小人道長亦恐聖功難成臣伏惟陛下深居九重博采羣議唯以至公臨御天下故進退百辟悉用臺官諫官之言然則臺諫之所風聞未必皆是善人之所好惡凡所彈奏亦在深詳臣又聞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又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大抵善人少

而不善人多則是君子不免為小人所惡故雖衆而必察若專取善人之好惡則不善之人架造之言易為辨明若不追監前言無由防其微漸臣竊見本朝歐陽修作五代史於六臣傳後論及朋黨之事輙敢備録上進伏望萬幾之暇略賜觀覽庶幾仰裨四聰之萬一也臣不勝區區激切之至元祐元年上時為同知樞密院事

上哲宗乞明論朋黨所在　王存

臣今月十八日同三省延和殿奏論王覿罷諫議大夫

除外任差遣事伏蒙陛下宣諭近日朝廷煞有朋黨臣與吕大防等奏陛下所謂朋黨乞明示臣等庶知懲戒既而不蒙宣諭臣退竊恐悚葢朋黨者附下罔上紛亂邪正眩惑視聽陰爲姦利此人臣之巨蠹而世主所深惡也漢之黨事始於甘陵二部浸滛不已至於衣冠塗炭垂二十年唐二李朋黨互相排斥凡四十年幾危朝廷國家慶歴間亦有朋黨之論當時富弼韓琦范仲淹等頗遭排擯頼仁宗盛德不至傾害去年因張舜民被

貶自此議論之人分爲二黨亦互相詆毀聖明燭知稍
加擯抑今雖其勢頗沮而餘風未殄臣職預敦厲風俗
常竊患之今蒙宣諭近日朝廷朋黨未審聖意謂庶官
近侍邪抑謂執政之臣必是察見實狀亦當明諭中外
厚加譴黜蓋執政之臣同心同德乃克濟務若審知有
挾邪朋比之人不可一日使居此位居此位者須待以
不疑若懷疑心則必有小人造作飛語乘間而進者倘
陛下涵容不欲暴露而執事被疑各懷形迹其害陛下

聖政為不細矣臣蒙被拔擢使預機政雖甚愚鄙然粗識為臣去就之節固無貪戀禄位之心所以夙夜黽勉欲効其區區者誠荷陛下不次之遇思有以補報萬一是以心有所懐不敢默默伏望聖慈因延和殿奏對明諭臣等以朋黨所在使得循省如臣迹狀有涉於此願從竄黜以肅在位臣不勝惶懼之至元祐三年五月上時為尚書左丞

上哲宗論不宜分辨黨人有傷仁化

范純仁

臣昨日簾前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欲陛下留意分別臣奏以爲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大防以臣言爲不然以謂正人必去姦邪朝廷豈有含糊不問臣遂言此事正宜詳審不可容易大防亦取臣言乃云須當審細臣遂引王安石好同惡異之患再三奏陳然尚抱區區之誠未能少開宸聽退而憂惕不能自安然須至重複陳論以竭愚見庶裨聖政少答大恩竊以朋黨之起蓋因趨嚮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

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自負學術即非全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引呂惠卿為大儒黜司馬光為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為商監恭惟仁宗皇帝政教施設實為帝王之師從諫審刑任賢容衆正與陛下今日之政相同慶歷中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修石介以夏竦姦邪因以疾其黨類

彼黨遂起大謗誣先臣與琦弼有不臣之心歐陽修尋亦坐罪石介幾至斲棺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為之寒心上賴仁宗容覆兩黨之隙怗然自消此事至今以為美談陛下聞之必熟則是仁宗所行陛下可以取為成法今來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化枉邪為善人矣又曰舜有天下舉臯陶不仁者遠則是用仁者而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

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而况陛下聖度包容與天同德至公克己今古無儔前來特降詔書盡釋臣寮往咎不復究治恐累太和自此内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拳實切於斯仰惟皇慈深加采納天下幸甚元祐四年五月上時同知樞密院事

上宣仁皇后論黨與類不同　劉安世

臣嘗於史冊之間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

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詐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眞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狥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陰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為有黨黨之與類相似

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祖宗遠鑒歷代之弊審擇耳目之官所以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而近日士論稍有朋黨之迹深恐姦人乘主上沖幼陛下委任大臣之際陰引邪慝漸斥端士孤朝廷之勢而蔽人主之聰明盜刑賞之柄以快羣小之私意此弊浸長非國家之福也臣願陛下深覽前史之戒念終如始獎借臺諫以養多士敢言之氣庶能破姦邪之謀而消未

形之變天下幸甚元祐四年上時為左諫議大夫

上徽宗論不可去元祐之黨　陳祐

臣面奉聖旨計會左正言任伯雨同商量論列宰臣韓忠彦援引元祐臣寮事勘會元祐臣寮刑部岑象求賈易工部豐稷趙叡太常張耒楊康國吏部黄庭堅晁補之考功劉唐老司勲陳察人才均為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論列付之三省不免改易既非利害所繫徒有分別黨類之名天下之人且妄意朝廷逐去元祐之

黨復興紹聖之政事異論蜂起愛惡相攻必復為異時之患目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臣寮纔十數人便輒攻擊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元符三年十一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徽宗乞戒朋黨之弊　　　商　倚

臣嘗聞自古朋黨之論既起未有不為朝廷患臣不敢遠引漢唐敗亂之迹為今日戒臣竊觀紹聖元符間朋黨之說互作豈朝廷所欲為哉亦有傾危變詐之士日

以飛箝捭闔為術奔走一二權臣之門陳謀獻計以意求合務希寵利遂使搢紳之禍幾半朝廷而班列為之一空五六年間海內多故君臣無閒暇之日此陛下所親見也伏自陛下即位以來治尚簡靜以與天下休息更革庶事唯務便安進用羣臣不問新舊任賢以勿貳去邪以勿疑由是朋黨之論不攻而判天下士大夫始得安枕而寢比下明詔以謂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別又以建中靖國元年為紀年之號則陛下切於致治

之意蓋可見矣然臣竊聞近士人中或有乗時射利之徒伺候府第出入權門或巧締讒言以中人或妄生虛譽以舉類或倡異同之論以潛惑上聽或騰反覆之説以陰動柄臣或執異見欲以混淆人物之正邪或騁曲辯欲以變更朝廷之好惡假浮議以奪正任私意以亂公轉是作非駕虛為實豈顧紛紜之害理唯期恊附以進身黨與漸成必壊風俗不行禁飭曷底靜安臣顧陛下聽覽之際聖慮先及仍詔中書門下特行戒勵及出榜

朝堂庶以少慰中外士大夫危疑之心知朝廷深惡朋黨之弊使善人君子可以存立則大中之道何患不建惟陛下察之建中靖國元年九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欽宗論朋黨宜辨之於早　余應求

臣嘗觀李德裕李宗閔各分朋黨互相傾軋因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終成牛李之禍文宗患之而不能去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臣謂君子小人其勢不兩立猶如冰炭薰蕕之不可並也故君子得位則斥

小人小人得路則排君子勢之必然無足怪也唯明君能辨其人為賢為不肖其事為公為私其言為實為誣其心為忠為邪則君子小人自判而朋黨不足患矣文宗暗君也不知察此而患不能去之豈不謬哉國家自元祐紹聖以來起朋黨之論幾四十年然猶假政事之異同以名之也近歲尤甚不問人之賢否功罪何如凡為執政所引用者皆指為某黨故有蔡黨王黨之目更相非毀迭為進退不復顧國家之大體唯恐其黨之不

進也又其甚者蔡京一門父兄子弟之間自分黨與果何理哉此弊不除為患甚大陛下稟英睿之姿奮剛斷辨忠邪進賢退不肖必無疑貳此君子道長而小人退聽之時也自今羣臣誰敢為黨者然而考之師言揆之物情咸謂一二新進大臣與前此用事者議論不能無不恊趨向不能無少異已有分爭之語睽間之迹浸浸不已怨隙日深非特不能用心輔陛下惟新之政臣恐小人之黨日盛而君子獨立寡助朋黨之禍又甚於前

矣伏惟陛下辨之於蚤壊植散羣無使滋蔓不勝幸甚

靖康元年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欽宗乞分别邪正消除黨與

楊時

臣嘗考漢唐之所以亡其始皆自於朋黨善乎歐陽修之言曰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所謂一言喪邦者其是之謂歟自蔡京用事始進朋黨之説以斥逐異已者使無敢言然後得以

肆意無所不為馴致前日之禍上皇晚悟其非以搢紳賢能陷於黨籍形之詔旨而追悔不及此陛下之所宜深監而奉承之者也近聞士大夫間復有為朋黨之說以欺聖聽者或指為蔡黨或指為王黨或指為李黨夫以二十餘年之間而是數人者實秉國政天下之士不仕則已其仕於朝者皆其薦引也非蔡則王非王則李若盡指以為黨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則搢紳之禍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臣竊謂

所以致黨論之興者抑有由矣蔡京之罪甚於王黼而李邦彦動為身謀首畫遁逃之計割地捐金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其誤國亦與京黼不殊今王黼伏誅而京父子止竄湖外邦彦猶未黜責公議未厭此論者所以疑有其黨也臣伏望睿斷取京父子與邦彦大正典刑投之嶺海庶允公議其間為蔡氏邦彦所用之人當一視之察其賢而用不賢而去分别邪正消除黨與則天下幸甚茍無事實概以黨附為言者是必

姦人欲中傷善類不可不察也朋黨之禍昔人論之多矣唯歐陽修所撰五代史書其言最為詳切謹録進呈伏乞詳覽靖康元年上時為右諫議大夫五代史書已見前范純仁繳奉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六